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騎省集卷二十三

宋 徐鉉 撰

序九首

重修說文序

銀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鉉奉直郎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翰林書學臣葛湍臣王惟恭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幷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

葢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序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絶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孝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釆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

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説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刊定説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説

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應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為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

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奥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

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韻譜前序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模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擿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

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隷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餘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擂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為隷字隷字始廣而篆擂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歳凡善書者皆草隷焉又隷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

言斯在若乃草木魚鳥形聲相似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茍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大備然古法背俗易為湮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楚金又集通釋

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義善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撿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詁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識焉五音凡十卷詒諸同志者也

韻譜後序

初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刋正今復承詔校正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

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為正殆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而今之學者益多家蓄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潁川陳君文灝任當守土罷列侍祠習武好文憐才樂善見人為學如已誨子弟焉因取此書刋於尺牘使模印流行比之繕寫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自篆擂庶祇來命序之於後以記其由雍熈四年正月序

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君子之道發於身而被於物由於中而極於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遠者文也然則文之貴於世也尚矣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敦主澤達下情不悖聖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於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餘力也瑯邪王公負英俊之才禀耿介之氣世濟其美為時而生道文麗句冠縉紳而傑出肫誠直道歷夷險而安貞故能奮厲羽儀抑揚聲實振清芬於臺閣浹仁政於藩垣

潤飾典謨銓衡人物主恩時望終始不渝載籍所髙何以過此鉉頃歲來自江左㑹公西適三峰客有以拙文示公者大相知賞擊節而喜曰此人必能知我及召還京輦恵然見尋亦以舊文為貺觀其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滚而不浮調律而不淫尋既返覆如四子復生矣由是傾蓋甚歡恨相知之晚也是時天子方闡文明之化闢俊造之場網羅羣才待以不次公則首冠綸閣標表朝倫前達後進莫不推仰猶以為古道未盡復已用未盡

伸每在談宴屢形詞色由是論者頗以躁競為譏愚以為不然夫古之君子莫不汲汲於逢時孜孜於救世汲長孺漢之賢卿也而有積薪之嘆李令伯晋之名臣也而有中人之詩其有仰憚貴勢旁畏流議緘詞含意從容自全者不得已也如公則内無隱情外無飾貌遇事輒發胸中豁然此眞趙魏意氣之士豈為兒女之態哉上方渴懷而公寢疾十旬旣滿即卧内拜兵部侍郎其恩禮如此嗚呼流運不停儀表長謝伯牙之絃已絶延

陵之劍徒懸公平生所為文未嘗編録至是諸子緝綴斷簡得二十卷泣授故人銘也不才無足延譽善善惡惡敢言褒貶之能一死一生粗達交朋之分後之知我者庶斯言之不誣端拱二年夏六月序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於討論者葢亦鮮矣昔魏武帝

獨歎於朱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蕪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群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綠衣朱紱光映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為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為此四者為學之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具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為

文冠篇以示來者

張氏子集序

覲夫賢人君子禀清真之氣應斯運而出故生而岐嶷幼而敏恵既成而貞國士之器既立而為天下之用康寧壽考繁衍流祚此其常也若乃秀而不實仁而不遇前聖所以興歎百代所以遺恨斯則神道怳惚萬化茫昧自古乃爾吾將奈何嗚呼張氏子秀而不實者也子名冉本字叔相今户部員外郎洎之長子也年七歲博

覽經史日誦千言十歲能屬文詩賦議論成於俄頃十二著禮上下二篇舊君吳王見之而嘆曰此子天假之年他日必為國器矣乃至梁京翰長李公昉閣長李公穆皆引之登門特加禮遇其道日以光矣其風儀標格蕭然朗澈觀者謂之玉人余甚重之以為四科之俊也故改其字師德於時天子敦重文學親考英秀海內士子靡然向風咸謂子必當振鱗附翼一舉凌邁而介然特立澹然貞退求聖賢之微言以養親修心為先復探

釋老玄言讀華陽諸真經飄然有脫落塵滓之志而況於榮名乎不幸羸瘵踰歲遽從夭折年十有六諸公聞之無不憫惜余以事舊之厚鍾情特深故求其遺稿集而為序又嘗覽前載見古之人如子之人物敏俊詞藻趣尚而促齡無祿者皆容契貞籙蜕為列仙此乃靈篇奇紀非史筆所當言矣但用遣慈父追念爾其草隸遺迹及他著述皆藏於家此不備述辛巳歲冬十月序

鄧生詩序

古人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君子有志於道無位於時不得伸於事業乃發而為詩詠南陽鄧君少而從吏服勤靡監時命不偶淹翔末涂養心浩然不以為慊遇事造景輙以吟咏自怡悔吝不及終始無累至於皓首未見慍容家貧晏然惟詩稿盈篋太原王君武林龔君好文樂善皆序而伸之愚亦與君有姻故復為之述嗟乎士君子樂道自娛貞節沒齒斯可矣悠悠世利曾何足云于其勗之無易爾守丙子歲秋九月左散騎常侍徐鉉

述

進士廖生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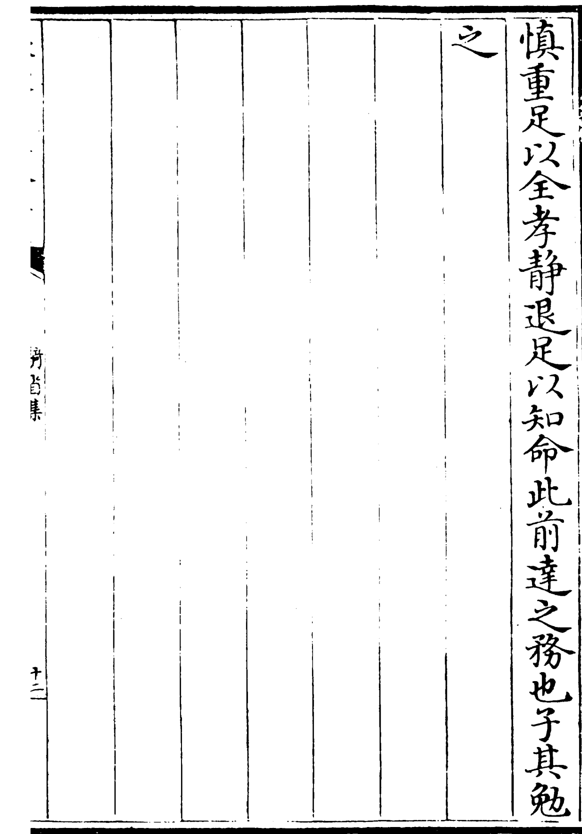
端拱改元歲春官宅職俊造畢集有廖生者恵然及門以文十五軸為贄覲之則博贍淵奥清新相接其名理則師尚孟之流其文詞得四傑之體問其年則既冠矣覆簣之功往而未止也詢其爵里則閩方茂族組綬奕葉善慶之所及也他日與之語則風骨清粹識度淹雅咸以為遠大之程可企而致不幸遇暴疾數日夭於逆

旅士君子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悲歎嗚呼以生之詞藻俊秀蓋天假之也而促齡早世又天奪之也然則神理玄邈聖人猶復不論余尚何言哉會其友生采其遺文著於編簡因為之序以示方來夏四月辛卯左散騎常侍徐鉉述

廣陵劉生賦集序

楚人孟賓于嘗為予言其叔父工為詞賦應舉入洛贄文於學士李公琪公為之改定數處時中書舍人姚公

洎知舉謂人曰孟生賦李五爲政了不煩更書看也遂擢上第孟還鄉郡從事時孟歴危難唯以李公所改文綴於衣中曰吾家但存此足矣賔于每自喜其家門美事歎後來之無人今廣陵劉生奮衣衡門振藻文圃詞贍而理勝行潔而言方求已若不足好問如不及予之名不逮於李公何能振發於予乎聊薦所聞以答子勤學之志冠篇於首以伸我與進之心噫予家貧親老必將圖登親之舉不暇從㝠鴻之游文明之世羣才畢舉



慎重足以全孝靜退足以知命此前達之務也子其勉之

騎省集卷二十三

騎省集

騎省集卷二十四

宋　徐鉉　撰

送潘湖州序

士君子所以貴於衆庶者以其能理民也理民者莫若二千石其地廣其勢重仁以字之義以斷之文以行之信以成之於是乎優游暇豫以平其心道其和數者闕

一則不足以為良二千石吳興名郡新被大化延頸企聳以佇德音以成德之才道將明主憂勤之㫖而頒詔條當下車政成無待蒇諷況蘋洲霅溪天下勝絶緩轡縱櫂嬉游其間發之以詩詠紊之以奕思名教之樂何以過斯豈惟吳興民勸康固亦我曹企慕閤長隴西公敦義聳善賦詩寵行悚文之士靡不間作視衆君子之詞知成德之為人矣某辱事舊之尤者是用冠於篇首

送刁桐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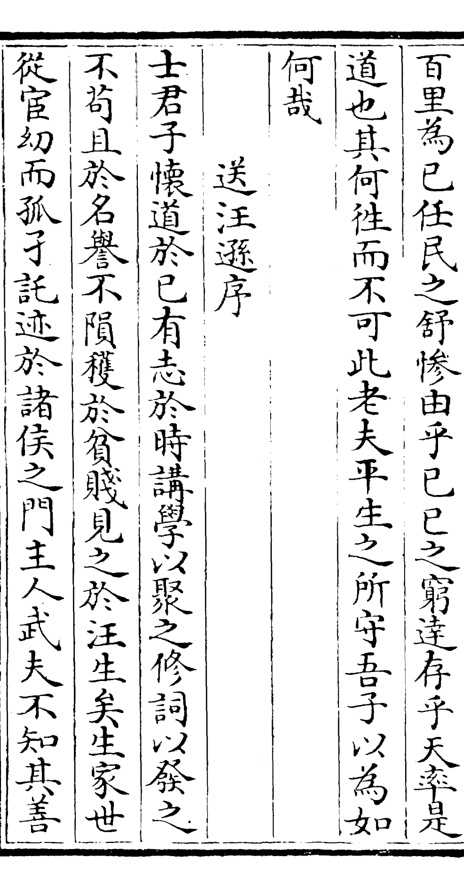
陶彭澤古之逸民也猶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惟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仁之業也元賓長官生鍾鼎之族處綺紈之間懿文敏行角立傑出雲心鶴態蕭然物外而世祿所及初筮實從策名蘭臺寓直宮省挂冠解紱至於再三終以地連肺腑時屬憂患黽勉從事出入十年及時移世改自以為獲平昔之志矣而物有萬殊命不我與昔之朱紫盈門今則羣從無所庇矣昔之金玉滿堂今則簞瓢不常給矣

乃慨然曰潔其身而忘其宗得為孝乎於是濯纓清流投跡名路授蒞於桐廬莫春三月飲餞都邑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嘗聞桐廬江浙之勝景也朱張顧陸遺墟邇焉王謝遊處舊迹存焉山水林壑應接不暇夫以天下之廣而首獲此邑非天從子之欲乎將惟新之化撫恳乂之俗道在於己事至乃應誠接於物令行莫違彈琴詠詩角巾蠟屐推是而往所至必孚朝市丘壑復何有異他日豈失為東方曼倩哉離羣之思亦宜裁抑慎

重自愛無假多談

送高紳之官序

高生以俊造之科中聖明之選清秋解褐尸縣南荆少年得遂其道光矣復能追步前哲求以言贈愚也不佞試為于妄言之觀夫閭里之民皆能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重生畏法蓄真性也其所冐没詐偽由吏擾之也吏所以能擾之由賦役之煩也賦役之煩由為政者從諛也大君之與下民其勢曠而



不接故設守宰以代一人之耳目焉受百里之寄當以百里為已任民之舒慘由乎已已之窮達存乎天率是道也其何徃而不可此老夫平生之所守吾子以為如何哉

送汪遜序

士君子懐道於已有志於時講學以聚之修詞以發之不苟且於名譽不隕穫於貧賤見之於汪生矣生家世從宦幼而孤子託迹於諸侯之門主人武夫不知其善

輕田文之下客棄衛青之舍人迨余季氏司貢籍剋日将蒞職悉出羣士所贄文共詳之首舉一通乃生之文也相與驚歎曰此子文甚高而名善晦是必守道寡合者也即與之上第既而主人大慙乃横造誣謗布於用事者由是乆不得調子時参典選事抗疏論事始得為嶺隅一尉生亦怡然不以屑意歷佐二邑皆有善聲及至天朝復幹郡掾考績稱最遷秩成都白髮青袍恵然訪别君子曰士之處世不欺闇室不羞小官游心於自

得之場措身於無過之地以此行天下雖蠻貊可也況右蜀之域列仙之都風景融和山水奇秀一時之遇誰克知之行矣自愛無假詞費仲冬十一月序

送葉元輔秀才序

君子依仁據德讀書爲文孜孜於求已汲汲於待問蓋將以行道濟物勤身存教然而有不偶者焉人君側席求賢懸科取士昧旦丕顯日旰忘食盖將以盡一國之才成天下之務然而有所遺者焉此古人所謂離合之

由運命之謂也君子審其若此故退而無悶進而不矜豈以無可奈之命而撓不可奪之志間者愚及諸賢品第貢士於南宮其間高等者數年之中登第略盡今所遺者唯葉生而已苟有良田何憂晩歲先後之間其與幾何哉行矣葉生蘋洲若下清風朗月一時勝賞努復故鄉唯恐子青雲之志不得嘯傲於其間爾慎是自愛無假多談已丑歲孟夏序

連珠詞五首

背時則棄不必論貴賤之殊適用則珍不必論粗精之異是以淳風既反抵金璧於山林考室既成間泥塗於采繪

二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滞是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董澤不踰其利

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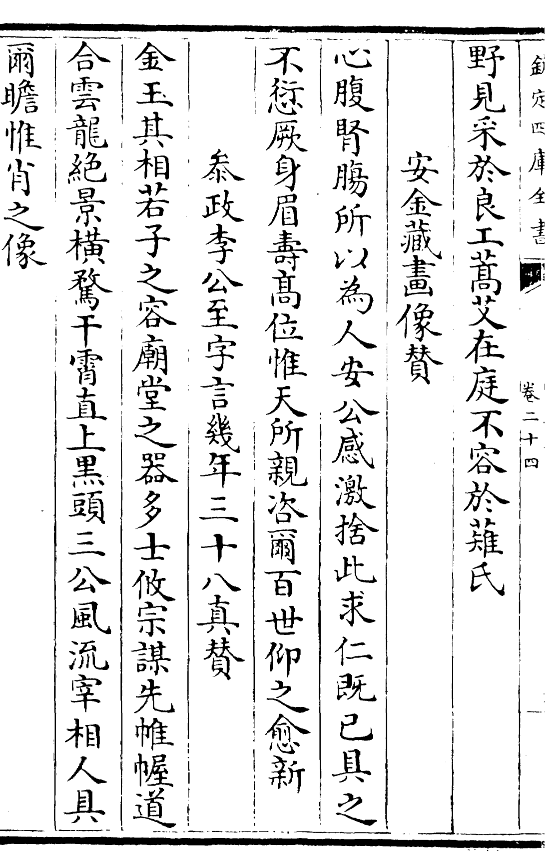
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舍
自殊

四

先王之道或拙於合變之謀萬乘之權或輕於衆人之
力是以時逢革命夷齊餓而呂望封運偶愛才絳灌强
而賈生絀

五

有用於物雖遠弗遺無功於時雖近猶棄是以梗枏在



野見采於良工蒿艾在庭不容於薙氏

安金藏畫像賛

心腹腎腸所以為人安公感激捨此求仁既已具之不慭厥身眉壽髙位惟天所親咨爾百世仰之愈新

叅政李公至字言幾年三十八真賛

金玉其相若子之容廟堂之器多士攸宗謀先帷幄道合雲龍絶景横騖干霄直上黒頭三公風流宰相人具爾瞻惟肖之像

玉芝贊

天地粹和之氣交感化成鍾於人事為仁孝鍾於植物為芝英故以孝行感必芝草生以類至也宜春易君廷慶先君徙籍來占臨淮清節考終因葬其郡君茹哀泣血廬墓終喪申罔極之哀盡善居之禮里閭率化生植効祥乃有玉芝產於塋域擢本數十爛然叢倚柯條交結玲瓏朗瑩樛枝俯映間以葩華雪英碧蕋紛敷玓瓅容有好事者圖之而來盖耳目所及圖象所紀未始有

也予與君遇甚邇而熟君伯氏聞君世家積善餘慶果生孝子且有奇應以振淳風昔天台之琪樹唐昌之玉蘂皆以貞麗見頌詩人比之於此曾何足貴乃為賛曰

英英玉芝生彼丘墳交柯駢枝揚葩敷紛神之應之斯意訦訦愷悌君子煢然泗濵孝心潔白孝德升聞撫翼亨衢振衣衡門畾增爾虔以永後昆

方竹杖賛

彼美者竹確乎貞堅峻節無撓虛心體玄用之扶老可

以窮年所不足者其形乃圓謂誰奇標產于巴僰削成廉稜挺然端直既方既斲斯為全德會吾素心寶爾無極

筠州三清觀逍遥亭銘

羽客吳君心馳窈冥興隆道舘陟降真靈綽有餘裕建兹幽亭下臨曲池甘泉清泠環植嘉樹羣芳苾馨俯矚長川滄波帶縈前睇仙山奇峰翠横游者忘歸居之體寧君子修道物境與并必有福地居為殊庭勤行不已可臻層城我聞其風用刊斯銘

虎谿銘

遠公宴居虎谿之陽將迎順禮步武有常斯須或違猛摯為防其閑不踰其道彌光湯湯碧流與名俱長咨爾後學鑑之勿忘

龍山泉銘

建康城北有雞籠山焉傍帶潮溝却臨岷瀆宋元嘉中改為龍山湖曰玄武紀瑞也雷次宗之儒學蕭子良之西邸遺蹤可識爽氣長留東麓有泉至清而甘水旱不增减

道人令德建精廬於其陽酷愛此泉以為靈液因思前作皆有銘贊而此獨闕常欲補之無何夕次松下恍忽若夢見一人玄中素衣謂德曰此泉已有銘矣因徵其文即高吟四句吟罷不復見覩其詞意無以加也予聞而異之因篆於石其詞曰原發石中派分麓外如醴之味與時而在

晁錯論

愚因讀李觀所為文見其論晁錯盡忠於漢而袁盎以

私讎陷之景帝過聽可為王者之羞誠皆朕也以愚觀之則盜之罪一也夫二子者才識度量不相上下遭天下初定文帝勵精求理能用善言故盡忠論事並獲聽用而皆欲功名在我莫肯急病讓夷故相與為敵非素有父兄之讎也及七國兵起而錯遽欲按治袁盎宜知吳之計謀其吏不聽而止盎聞之懼遂譖錯焉朕則忘公家而務反私怨其罪先在錯也夫古之君子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付物以能任之則逸故能成可大之業今二

子者胃道家之所忌以智能為身榮故終於惡是知道之不可離也如此

伊尹論

伊尹放太甲論者多惑其臣節請試論之太甲在諒陰百官聽於伊尹太甲不明者蓋居喪之禮有闕修身之行不周伊尹訓而罔念慮不堪繼統故徙於成湯之墓使其親見松栢切感慕之心追思王業知艱難之迹三年之制纔終伊尹乃迎歸於亳非謂絶其大位幽於別

宮也古之言質故與放逐同文亦猶若臣交相稱朕下告上亦為詔也霍光憂昌邑王淫亂而不敢有異謀田延年盛稱伊尹廢太甲以決大事宗社之故不得已也本非如霍光之廢昌邑也聖人舉至公於前姦雄躡陳迹於後自古而然非聖過也魏晉之後更相傾奪皆引堯舜揖讓為辭亦當不可罪堯舜矣禹讓天下於益知天下歸啓故不敢當苟天下歸益益則為王而無愧也如令太甲遂失德天下歸伊尹伊尹復何辭哉令天下

未忘成湯故伊尹復奉太甲無傷於至公也夫古之有天下者一身處其憂責億兆蒙其富壽天下既理則辭之巢由是也天下不理則受之湯武是也後之人役天下以奉其私故比於騎獸不可下步驟之相遠如此豈可一概而論哉

出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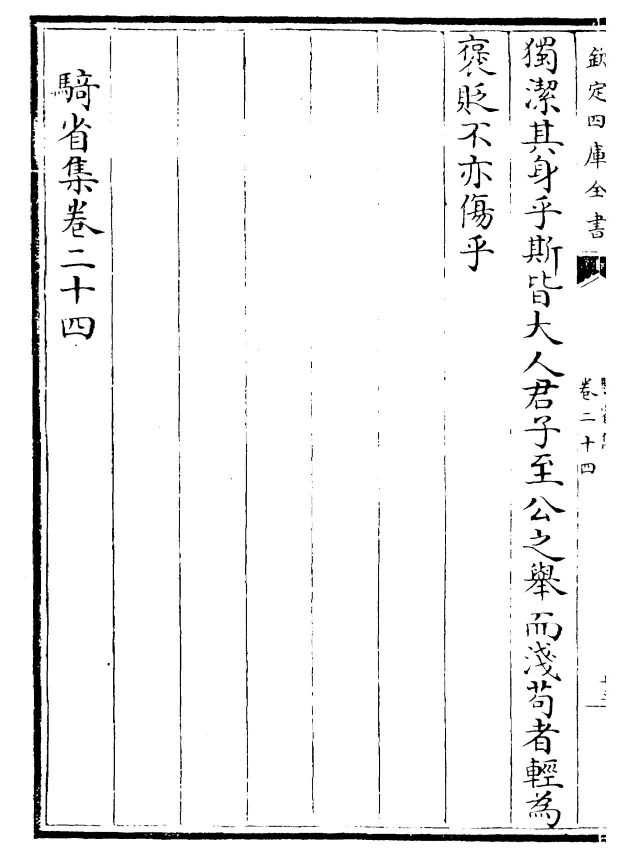
人之為貴與天地叅者也是則有四人焉食為民天故農為政本工致天下之器用商通天下之有無此三人

者交相養者也而士人者無所資於三人而坐受其養何也盖為之君師而司牧之教其不邮知其不足安其情性遂其生成為之立上下之節正長幼之序闕一則亂故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是則資三人之最功者也故享天下之禄而無愧及世之衰也上之道不被於下下之情不達於上億兆困窮無所告訴在位者恵不及物徒以富貴為身資君子恥之故逃之而隠於陵為農輪扁為

工弦高為商如此者不可勝數是皆失路之人也不肯無功而徼利故任力而自食以免貪冒之罪非其所欲也不得已也而後之人不本其意以為高尚之士枉梏軒冕糠粃爵禄稍若爾則伊皐稷契曷足貴哉或曰伯夷叔齊當文武之世曷為棄之而窮處也答曰聖人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天下至大非一人所能兼也力之所及擇處一焉當是時十亂協心以著翦商之業沛有餘力矣故夷齊不復措意於其間至於正君臣之大

節垂百世之大統則十亂不能兼也故夷齊以是為已任馬方其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夫以夷齊為義則明已之不義矣故歸過於已以成立義之志是太公知夷齊之心也夫積德累仁之聖因八百諸侯之心以滅獨夫之紂盛業如此而義士猶耻之不食其粟乃知以臣伐君之惡也大矣則後之帝王罪未及桀紂諸侯之德未及文武敢有闚竊者乎故春秋之時周室微弱不絶如縷以桓文之强大不敢

自用乃糾合諸侯以尊王室則夷齊之功所及也逮至秦漢興替之際士君子濡足援手之時而南山四皓隱居自若夫四皓者知漢高之寛仁神武有三傑輔之足以安天下無待於己故也及太子之危留侯不能正於是褎然而起以救其失出處之分高尚之名皆不以屑意功成不有超肰而去於時有應耀者與四皓俱徵應獨不至時人為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彼應生者葢知四皓足以安太子無待於己故不出也不然豈



獨潔其身乎斯皆大人君子至公之舉而淺苟者輕為褒貶不亦傷乎

騎省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一第十三頁後八行却向南山紫閣峯原本峯訛門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坐客應餘論顧眄成恩私原本論訛顧顧訛論今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羣公嘿無為原本無下行所字今刪

卷二十二第三頁後四行祖奠欲收賔御散原本賔訛實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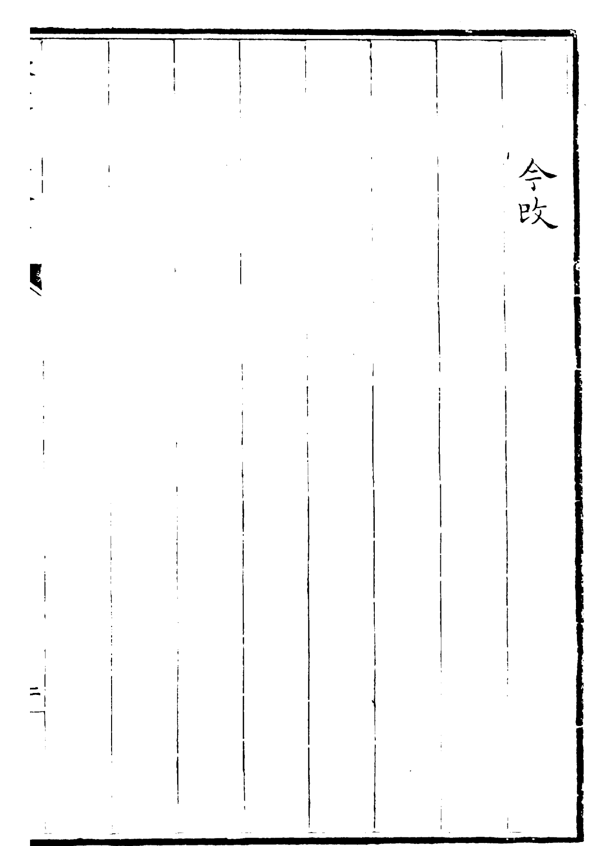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八行粁郡梓潼原本潼訛橦據文獻通考改

第八頁後六行望苑迴先馬原本苑訛范據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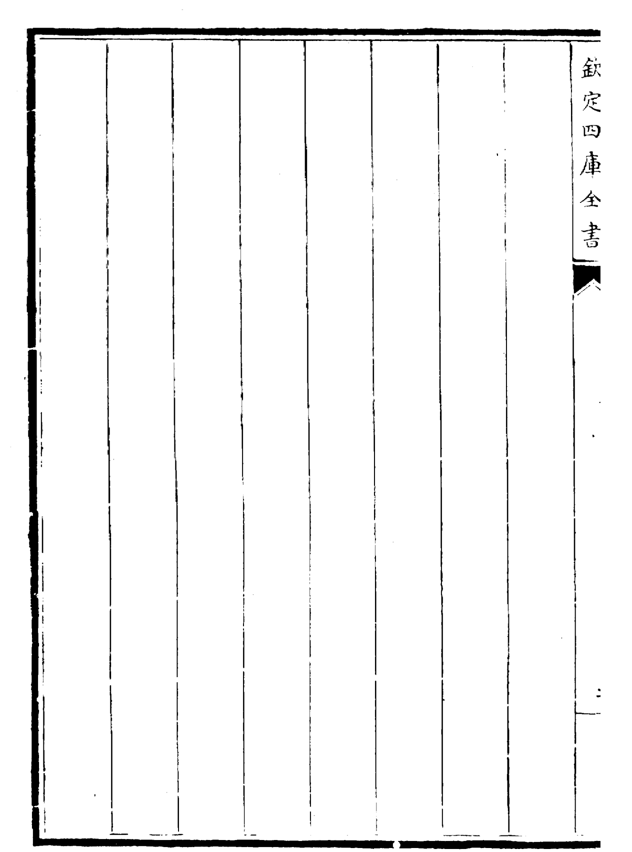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第一頁後一行吳興名郡原本脱吳字今增

第九頁前五行泒分麓外原本麓訛慶今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故齊景公曰原本齊景訛魯哀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騎省集卷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騎省集卷二十五

宋　徐鉉　撰

碑文一首　碑銘四首

大宋推誠宣力翊戴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齊州諸軍事齊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河堤等使關南兵馬都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户李公德政碑文

臣聞四岳疇咨帝堯所以光宅惟良共理漢室於是隆興然則運歷冥符風雲交感必有則哲之后乃有稱職之臣用能遠肅邇安刑清俗富其或久於其道課最於時行邊按部譜其能羣吏萬民浸其澤流芳金石舊典存焉公名漢超其先隴西人因官移籍今為雲中人也柱下史之真源克昌厥後前將軍之壯氣不隕其聲世有哲人多為名將備諸前載可以不書昔者同光之季莊宗失馭公烈考諱霸德實典親衛力扈乘輿奮不顧

身有死無二忠顯於國慶鍾於家及公之貴詔贈左監
門衛將軍夫人石氏追封本縣太君道不虛行没而可
作有後之報斯焉豈誣公方幼而孤嶷然特立英果之
氣出於天資遠大之志斯爲時用年未弱冠自奮從軍
始負羽於魏侯復筞名於鄆帥有周受命選入禁軍夫
忘歸之鏃非逢蒙無以宣其利絶影之駿非造父無以
騁其能令上當歷試之辰受有征之任妙選比校公首
領焉上黨之役名書勲籍奏發硎之刃起漸陸之程及眷

命有歸飛天在運攀鱗之效授爵攸先乃掌句陳式嚴
徼道恩威洽著而七萃知方夙夜惟寅而九重甘寢暮
歲考績較然可稱皇上以文武之任中外惟一有和衆
之畧必著撫俗之能有衛社之勤必堪守土之寄越建
隆二年拜齊州刺史本州防禦使爾乃海岱封圻虛危
躔次歷下屯兵之地夙表要衝東陵聚衆之鄉素稱暴
桀公本以簡易濟之强明恕己以兼容正身而可象先
之以孝悌故其民和則爭訟息而囹圄虛矣示之以誠

明故其民信則賦役充而儲廪實矣農時不奪故曠土闢而生殖滋闤市無征故百貨通而財用足於是舉廢典正國容樹門反坫以備制度高閎厚垣以待客使蒸肴折俎以宴嘉賓椎牛釃酒以享軍旅出於私積無以家為近悅而遠懷家至而戶到一年而宿弊革載稔而新政行郡齋肅然清嘯而已由是知董戎之用可移之於頒條露冕之風可推之於護塞乾德二年詔公以本官充關南兵馬都監幽都南際河間北壤守方之要視

東為難至則遠斥侯審號令養士如子戢軍無私威聲颯馳亭障山立絶閾邉之冦有狎野之農而郡之大事亦皆聽命千里之内若指掌焉二職交修七載如一開寳二年召赴京師天言褒慰復遣還郡而戍士思慕甿俗繄憑故其年冬再為闗南監䕶公負倜儻之氣藴沉厚之謀民已安而政益修邉既寧而備愈謹績茂而不伐寵至而若驚君子知福禄之攸歸郡人感恵澤而思報於是僚吏之屬耆艾之徒相與上言願旌不朽且曰

任賢使能天子之明也計功稱伐先王之典也非有理
世孰揚頌聲優詔嘉之克遂其請昔者考父循牆之頌
非曰君恩當陽沈水之文直成自伐豈興情欣洽令譽
升聞播樂石於無窮等高山而可仰永惟懿美是煥文
明爰命下臣勒銘紀寔其辭曰茫茫禹迹畫為萬國建
侯定守立民之極提封且千屬城以百惟威惟懷有典
有則威懷伊何君子時中典則伊何三代同風以使則
悅以令則從率是古道茲惟李公濟水之南東陵之下

伏生荒耄盜跖狙詐嗟我烝黎孰聞道化至魯猶遠尊周靡暇李公來思富之教之政先體要物必由儀夜犬無撓晨羊不欺歸民影附末俗風移天下雖平四方是守桓桓度旅攝爾戎醜籍我兼資是率是糾道合舞干威行戴斗郡政既成邊庭既清侁侁比屋肅肅連營吏懷其惠人竭其誠欲報之恩思垂頌聲明明大君知臣善使舉必至公義無虛美用建隆碣求貽信史錫爾介福施於孫子晉稱峴首漢紀燕然風流不續寥落千年

猗歟良牧無愧前賢高湲自改蘭菊常傳

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并序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二儀肇判而猶通萬類交馳而未别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奸尚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繼統大化宏開畫八卦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采章之制以肅動植飛沈性命之宜畢遂高卑既位幽顯既分蒸嘗雩禜致其恭宗祝史巫紀其秩猶或覯其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

變而不窮感於物而遂動未知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偶三災德如二季民懷慈衛帝念疇咨必有靈符允歸興運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過之論至哉左氏之書詳矣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升御六氣而平泰階麗大明而照萬國清亂略於百王之季反淳風於邃古之初天瑞呈祥羣靈受職粤御歷之元祀有神降於鳳翔府盩厔縣之望仙鄉其象不形其言可紀蓋玄帝之佐命禺強之官聯真位參於紫微靈職分於井鉞

其稱述則儒玄之奥吉其敷演則禳禬之嚴科教義之深也則孝友婣睦之行興焉威力之大也則魍魎魑魅之害除矣由是秦雍之地尸而祝之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睿謨默識饗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天時而答靈心握玄符而齊七政故得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舞兩階而四隩來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遺珠於罔象協吉夢於華胥乃知玄告之不誣駿命之如響豈止五車兩騎來為牧野之祥赤帝素靈出表芒碭之應而已

哉今皇帝千年應運二聖繼明悏大業而惟新浸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聖作無方先幾靡測雲門大濩綜六代之和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義酌而不竭者衢罇之味仰之彌高者垂象之文王澤既流頌聲無斁而復念深谿后羲切勤民睿眷春臨皇威電擊大禹會諸侯之地晝入提封宣王逐獫狁之鄉率從稽服舉無遺策役不逾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櫜鞬之器瑶圖之盛也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肸蠁

益驗昭明而豐報未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貺垂示方來者也夫庸庸祇祇為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蓋神之命受於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歸誠衆妙訪制昭臺申畫福鄉聿崇仙館緬惟虛皇之旨境參以聖歷之嘉名詔立上清太平宮於所降之地爾其星分玉井邑峙金城終南峻聳植其前渭水清深繞其後鮮原靡迆接漢皇訪道之臺佳氣欝葱對關令棲真之宅物皆茂遂風雨罔愆人盡淳和舟輿不用膽新宮之為狀也

崇墉繚野絳闕凌空祕殿雲髙俯軒櫺而轉眩修廊繩直步欄宇而中疲極丹青黼藻之功窮銑鋈璧璫之節玉几正御瑶壇在庭帝座既嚴衆真畢饗鹿巾霞帔之士霓旌絳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音紫烟素雲散其釆飈欻之馭縹眇於太虚氤氲之氣充被於羣有至矣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真人之應將富壽并亦何必定郟鄏以卜年禪岱宗而探策者也夫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求啓厥後况乎尊道貴德廣清淨之風

窮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於太史副在名山爰命
下臣式揚丕烈其銘曰上天之載無臭無聲恍惚有象
氤氲化成寄以神理發為昭明惟德是輔惟皇作程赫
矣元后悠哉邃古咸有靈貺式昭天祚龜出清洛鳳臨
玄扈赤字興尭玉書授禹降及商亳建於邠岐天子所
啟神亦格思牲玉有秩馨香孔儀奕奕宗祝子孫保之
道德下衰質文不復俗限楚夏運遷水木時歎陵夷民
嗟黟黷必有真人應圖受籙皇哉帝宋大拯横流出自

蒼震類兹九疇垂衣卷領端拱凝旒永言建福式恊人謀有熿明靈降從玄極致帝之命觀政之德用薦忠信寍惟黍稷藉陋蕙蘭帳非甲乙運鍾二聖慶洽重光誕敷一德奄有八方時文載郁我武維揚通幽受職罄宇儲祥乃眷珍符本乎至道肇建仙館是彰玄造前望終南旁瞻豐鎬決決平原崇崇新廟端闈特立秘殿宏開九華之室方丈之臺平闒列闕直寫昭囬崆峒邈爾姑射遼哉聖靡不通道無不在靈場既穆祀典無改福爾

蒸黎格於四海用刻貞珉永垂千載

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并序

臣聞聖人闡化必有胥附之資賢士膺期必垂不朽之迹是以顏回默識冠師門於洙泗之濵尹喜受經膺真氣於崤函之右故得千載之下好學之徒入其國而知其教思其人而愛其樹聖賢相遇有如此焉在者像教權輿能仁命世綜百靈而貫羣動歸向如流窮絶國而亘諸天感通若響爰有法王之子來從普勝之方憑翼

真乘導揚宗極具大悲之願行綜十智之因緣從我立名斯爲上首及乎慈航既濟慧炬分華乃曁衆真俱承佛勑乘六牙之瑞獸降右蜀之靈峰將以協井絡之會昌鎮金方之勁氣猶且潛而勿用明而未融闍持摩頂之仁陰隲含生之命故使神嬰青縷肇建國都路闢金牛始通華夏刻犀息沴李太守之玄功巽酒救災欒尚書之妙用郡開學校文翁廣洽於儒風樂播中和四子誕揚於帝德藹爾褒斜之域穆肰周漢之民非法力之

攸憑豈人謀之獨得其後金人既應白馬來斯神開顯

俗之儆家誠致誠之格於是祥符焕爛靈變紛綸或則

銀色浮空與朝陽而共麗或則燈光並列將夜魄以俱

明聖衆盤旋真容隱見竒蹤萬狀不可勝圖瞻之者耳

目咸新聞之者身心共肅一方欣賴萬代修崇遂於白

水之源特建普賢之寺金土交運開閉不常白毫之相

長存法鼓之音靡絶夫以導江遺迹天漢名區必有道

之見歸豈三分之能久太祖神德皇帝文修内禪武定

中區正卿揚九伐之威遠俗致七旬之格納蜀王之土
貢受劉禪之騾車重鍾坤維還銘劔閣於時皇風初被
汙俗尚繁游魂篁竹之間假息萑蒲之際匪輕刑之可
禁顧先甲以徒勤金地寶坊浸成藪澤田衣毳褐漸致
流離妖禽既就於焚巢紺宇終疑於閭户雖復葺其橈棟
繕彼垝垣而階序猶卑基扃未廣尊號皇帝長君嗣統二
聖重熈覆萬物以如天廓重昏而比日聿修成業欽若靈
心尺書徵懷德之君折矢定威武之地盡炎洲而極玄

朔尉候徒存亘日域而浹流沙車書莫二然後勝殘去
殺反朴斲雕包干戈以虎皮鑄劍戟爲農器定大濩雲
門之樂舉淹中稷下之儀慈衛仁薫時和俗阜天地應
而慶雲甘醴律呂調而玉燭景風猶復成而不居勤則
有繼一游一豫表王度之惟常必躬必親示庶民之光
聖慮極氷霜之誡皇綱畢舉睿思彌精以爲象外微言
無生玅理修於身則圓通無滯被於物則福應來臻足
以助王道之和平致蒼生於仁壽乃申明詔歷選精廬

唯此蛾眉獨標殊勝天真人皇諭道之地楚狂接輿隱景之鄉封域之間氣象盤薄洪源奔注二江雙流沱潛之川峻岊回環玉壘銅梁岷嶓之祖況禪枝擢秀來自祇園法海餘波别蹠定水慈氏所相疇能廢之烝哉聖謨符此玄貺五年春中命中使率將梓人伐貞石于它山下瓌材於邃谷或子來而肆力或神運以標奇模制度於鷲峰極莊嚴於花界耽耽正殿巘巘飛甍玉梵丹楹金鋪瑣闥洞户順陰陽之候中宸變寒暑之威揭以

端闈繞之周廡鑄鴻鐘之萬石貫猛簴之千鈞桀孽凌
空鏗訇震野其後則層樓入漢飛陛連雲彩檻離婁冠
餘霞而上出璇題玓瓅綴列宿以旁迴神明之臺不足
以語其高天梁之宮不足以矜其麗鑠金為字寫大藏
之經秘於上逾五百函範銅為像擬普賢之容設於下
高二十尺味其文則如來之宗旨可得而觀禮其相則
菩薩之威神於是乎在將使三蜀之地一切有情皆沖
氣以含和盡革凡而成聖則知大雄之教漸於世也浹

焉元后之仁利於民也至矣昔者軒皇訪道歴襄野而猶迷漢帝祈年拜竹宫而無得恭惟盛美允屬皇猷若夫事以頌宣言以文逺作而不記後嗣何觀爰命下臣式旌不朽其銘曰允矣象教洪惟法王如河不竭比日同光有情斯應無逺弗彰化自八國聲馳萬方爰有大賢是稱達者異境齊致同聲協雅聞道莫逆瞻顧不捨乃演真乘來儀東夏蛾眉之阻羣帝之庭作固作鎮棲真宅靈普賢至止潛耀千齡爾未我覿我鑄爾形經教

既孚神明乃作瑞相顯晦圓光歘霍萬變凌峰百靈溢
壑信士歸依與人駭愕崇崇梵宇於此宏開時遘末運
數偶三災焚如魯廟傾若齊臺淳風必復聖日斯廻赫
矣皇圖蒸哉二聖混一區宇受厥明命與物皆春得人
為盛式叙九疇迭修三正皇帝曰咨咨爾西人助我神化
其惟正真為爾祈福轉茲法輪禪林則舊寶刹惟新祕
殿耽耽高門奕奕修廊四注層樓百折尊經聖像金文
寶寶妙善周圍福蘉(?)繁錫乾光俯燭慧炬朝焞同開壽

域共闢靈源貙氓之伍杜宇之魂乘是妙果俱登法門明明大君照臨下土墜典咸修靡神不舉彼都人士式歌且舞揭此豐碑永傳終古

巫馬大夫碑銘

大夫與宓子賤俱事仲尼迭宰單父宓子恢上聖之道舉任賢之明故有鳴琴之化大夫勤以繼德身親其勞故有戴星之迹從師則同行道則背其故何哉夫天下至大也萬物至衆也至大者不可以一槩量至衆者不

可以一術治故君子出處語默屈伸變化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其要在存至公於百代不私榮名於其身而已若夫上德無爲玄功不宰知人則指付物以能功成身泰神全理勝與夫勞心焦慮臞瘠胼胝勝負之間較然可見狥名之士皆奔走之則將有智小而謀大行近而志遠推是以往天下必有受其弊者子期知之故就而爲其節制並分聖人之體以極萬物之變劾伯禹之力師文王之勤夙興夜寐不遑啓處仲尼識其志故

譽子賤而不詆子期以此防民而西晉王夷甫之徒猶祖尚浮虛望空署白以亂天下則子期之慮不亦遠哉夫君子道積於躬惠加於物事至而應時動則隨功之豐約視事之細大力之勞逸繫時之險易致理而已何常之有焉舉成績而較優劣難與言智矣決決舊國籍籍遺芳舊俗不偷頌聲未泯行太守事彭城劉君名察望高持憲寄重頒條以師古之學舉時中之政訟庭益簡祀典咸修永懷前賢願紀貞石銘也不佞承命為文

其銘曰烈烈先聖侁侁衆賢升堂入室體道同玄其用無方萬化齊焉其教無窮百世賴焉文王既勤大禹盡力英奕子期服勞繼德夙興夜寐自强不息有利於後唯變所適季世道薄務華喪真居簡行簡不躬不親亂由是生俗以之淪思我子期忘已為人瞻言舊鄉魯道之首邈哉二賢佐佑先後同焉皆得通則能久千齡旦莫聽告邦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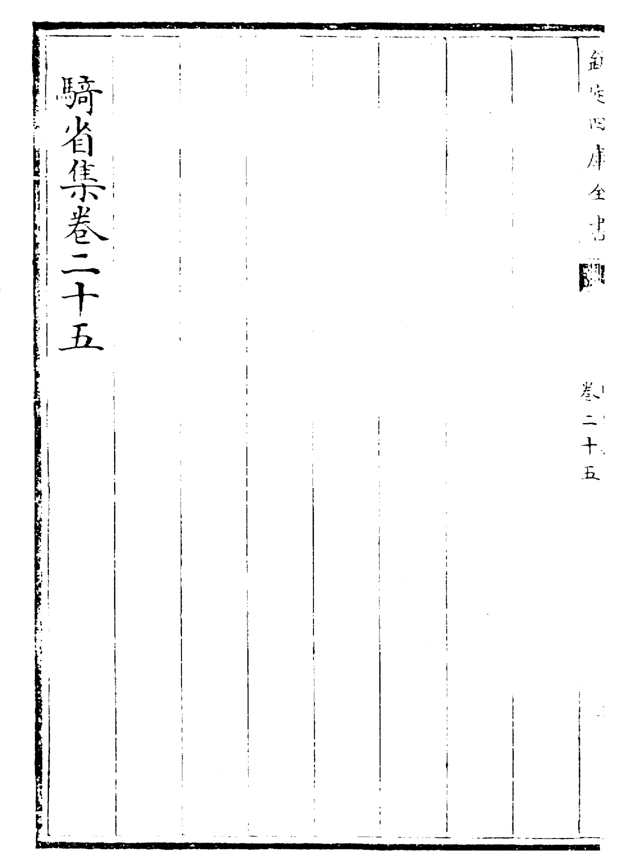
江州彭澤縣修山觀碑

混元資始玄造權輿道以久而化成樸既散而為器聖人在位修之於天下則有明堂清廟表訓民事神之方賢者貞遯修之於身則有名山福地為朝真降靈之所小大則異宗致惟均江州彭澤縣有修山焉瞰天險而高標抗廬峰而特立氣雄而勢聳翠積而光寒峻嶺深巖風雲蓄泄茂林穹谷材用蕃滋游居之所走望真隱之所棲息考諸圖牒昔靖節先生游憩之地也杉松交影猶懷種柳之風山水清音尚想素琴之意遺德所及

仙祠以興梁大同元年有句曲道士尉文光靈氣夙成陰功將滿遐擇勝地以恢妙門聿來此山益廣基構制度無闕標題載光越二年尉君白日登宸舉邑咸覿人民未改飈欻載還霓衣則殊鶴貌如故稅駕之地甘棠永存故今有尉駕池焉而山中丹竈香爐松壇石室儼然奇迹若奉樓居歷代嚴恭有如旦暮唐狄梁公扆虎不啞絃歌此邦企仰仙游重加崇飾又塑高宗大帝聖像以伸送往之誠朔望朝拜不失常禮復以錢五十萬

為置田園厨廪所資至今猶賴季唐之世臨川朱震來為宰邑掘地得藥鼎藥盒因見尉真人之室於東序設象以奉之秩滿還鄉遂入麻姑山為道士是以清心冥契玄鑑孔昭青天白日孰云其遠道士謝又能早叅真籙夙負時名閒館靈場備嘗踐歷空談祕訣悉詰精微克享修齡言歸廬岳郡侯敦請付以修山闡教之心勤行匪懈棟宇之制日以尊嚴端閣屹其穹隆周廡紛其回合煥然藻繪藹爾重深清澄之氣攸充汗漫之游斯

在戊寅歲謝君解化弟子王省昂行維紹先才亦出世
金石之刻僉曰其宜鉉也欽羡真猷因爲之頌其詞曰
大道混成修之乃真必有勝境以居異人南楚之域玄
風所臻邈哉修山棲靈降神陶令高名尉師仙卿狄公
元臣矯矯三賢千祀齊聲是相是宅載經載營疏此翠
巘列爲殊庭響像玄圃規模赤城瞻之者肅處之者寧
心之所至道豈虛行刋名翠琰永告諸生



騎省集卷二十五

騎省集卷二十六

宋 徐鉉 撰

碑銘五首

揚州新建崇道宫碑銘 并序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道積乎中動合於真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遽廬則莊周於是糠粃仁義輪扁於

是糟粕古書矣夫孝本恩養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
道本勤行而宫館壇墠所以尊道也為政者有能原聖
人之真以垂憲崇列真之宇以著誠其殆庶乎廣陵大藩
四海都會制度之盛雄視諸侯土德既微三災斯作井
邑屢變城郭僅存皇宋膺圖更造區夏雖天實輔德亦
世而後仁今上嗣位之六年詔太常博士孫君邁佐理
斯郡君復膺古訓得意玄關以為教之不興民之安仰
於是相爽塏之地即清曠之墟創朝修之宫奉玄元之

御當崇墉之左次俯合瀆之東涯出俸錢以圖置運心計以經營班倕方集畚鍤既興未及僝功移典秋浦同聲之應千里非遥太子右贊善大夫潘君若冲負儒雅之才韞恬淡之量允膺朝選代撫斯民庶政交修能事畢舉惟兹靈宇既有成規於是揆日庀徒克終懿績若乃殿堂階楯之制閈閎罘罳之列或躊躇以閒宴或穿䆗而曼延睟容肅穆仗衛紛繹揺太霄之佩植紫旄之節拊洞陰之磬扣豐山之鐘欻若經閬風而歷琳房飄

如排玄雲而揖岳露風亭月觀之地紫氣浮空歌臺舞閣之基芝英擢秀學者假筌蹄而有得游者甘樂餌而斯留靄然福鄉不變浮俗既畢雲構乃揚王庭有詔賜名曰崇道大矣哉聖人在上墜典咸修自成畏壘之區何假崆峒之問是宜刻於樂石紀在方書其也素爲道民嘗學史氏以文見屬所不獲辭銘曰大哉道原湛然常在其質無象其功不宰君子得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啟煥靈場乃闢隙荒乃築宮牆峨峨高門屹屹崇堂

祀事孔明玄儀載光淮海惟揚九州之奧厥民伊何富庶而教夫仰靈休人知至道咨爾三方是則是傚崑岡北峙邗水南道聖日麗天真氣盤空煒煒煌煌嵬嵬
熊熊道民作頌永播皇風

洪州奉新縣皇建閭業觀碑銘

道之為體也大大則衆無不容道之為用也柔柔則物莫與較南方之強也故冲氣之所萃異人之所生壇館之所宅景福之所興相予域中南楚為盛先聖之論豈

誣也哉洪州奉新縣閭業觀者案方志西晉邑人劉真君之所居也真君名道誠以經明行修仕至刺史郡守金行不競仁獸非時知幾之賢有道之士卷懷而退修之於鄉玄德陰功昭受靈貺故真君辭張邴之禄追茅許之風單車還家勤行不息以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升藹爾福鄉依然舊址錦帷乍降玉舄長留後學瞻望若仲尼之闕里遺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梁大同元年乃建為觀爾其豫章垂蔭洪井儲靈華林蒼

翠當其陽馮水清泠環其域烟霞韜映竹樹青葱居然人境之間自是仙游之地載祀四百朝市三移封域之間英靈不泯鹿巾霞帔之士往往冥升搢紳縫掖之流時時傑出存諸舊史是號名區土德既微羣方肆難城有復隍之患室多橈棟之凶乃眷昧庭俄悲閴户而瓊蘊之所祕霜鐘之所懸屹爾麗譙儼然對峙有道門都監余守徽者翦除宿莽草創精廬苦節忘形五十餘載修心以化俗傳法以度人入室弟子龔紹元吳紹甄皆

能肅奏真科祇禀遺訓惟鄉人之善者知歲計之有餘高士胡君名仲克延慶簪纓息機丘壑師黃老之術以虛方寸躬曾閔之行以睦閨門博施濟衆知類通達謂集靈之館祈福之場陋而不度民將安仰於是揆時屬役即舊謀新詢謀僉同詭信咸萃增湫下爲爽塏易卑室爲崇宮棟宇之設則因夫故基制度之中則考於經法凡殿堂門闕屋室廚廩延袤周徧殆且百區三尊衆真羽儀侍衛精嚴肅穆不可爲狀扆端闈進廣庭怳然

如從汗漫之游即瑶階瞻玉座竦然若奉武夷之會既而息徒已事日吉辰良明祀以告成功精意以答真佑舉紫旄之節摇太霄之佩燃九華之燭奏空洞之章星斗廻光烟雲改色青天白日夫豈遠哉於時胡君以姻睦之行慈惠之澤閭里稱舉郡國升聞詔書褒美特加旌表揭以雙闕蠲其追胥江楚之間以為盛事是知玄風之被俗聖政之化人變魯至道見於今矣夫如是則可以傳芳金石垂裕礽雲俾乎好道之徒益勵齊賢之

志云爾其銘曰大道無名得之為真矯矯劉君知幾其神遜爾侯社上為帝賔維梓之地甘棠之人峙此仙祠章江之濵華表未歸桑田已改舊井誰渫髙臺尚在不見芝英猶芳蘭茝佳氣欝葱如將有待彼美胡君州閭之英世味道腴家傳義聲歸誠玉闕奉贄金籯鼎易此頽構化為殊庭乃眷福鄉寔惟南楚閒館相望飈輪交午真圖祕籙唯仁是與刻頌貞珉永歸終古

洪州西山重建應聖宫碑銘并序

先儒有言曰山者宣也宣氣生萬物者也然則崇岳巨鎮蓋氣之雄者也其閒靈峰奇岫又氣之粹者也是故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感而生聖賢宅而爲洞天奇怪恍惚非尋常所能測已西山者作鎮荆楚雄視衡巫勢靡迆而和暢境清虚而高峻動植滋茂樵隱閒安是惟昔洪崖先生寔居於此洪井之右澗水之濱喬木森羅古壇猶在長阜廻抱是謂鸞岡北隅特髙仍有伏龍之號唐乾元初山人申太芝上言其地有異氣詔於此立應

聖之宫抗玄元正殿於其前塑肅宗聖容於其上繚垣觀闕仰法於紫宫路門納陛取規於丹禁光靈煥爛薦獻精嚴上士勤行守臣莅職秩祀之盛莫之與京廣明已還三災在運望拜之地闕而莫修遼東之鶴徒還絳縣之人已老甲辰嵗有道士王守玄者緱山仙裔茅嶺名流受命藩侯來膺道任剪荆棘於高閎之址構茅茨於隆棟之基不出焦先之廬自化庚桑之俗善言邇遠馴致其功二十許年克甄舊制入室弟子劉德淳氣冲

貌肅節苦行高恪恭以居次謙和以接物既嗣其業遂
成厥終又十餘年締構云畢凡内外殿宇百有餘區材
用善良工藝堅密其藻飾也不踰奢儉之節其廣袤也
足展朝修之儀祕殿深嚴靈壇博敞睟容穆若列侍參
然鐘磬在懸苾芬具薦爍旭景於軒檻延夕月於甍題
蕭寥空洞之音希夷飈欻之御邈哉真境無得而名鉉
爰在弱齡服膺至道先君頃參南服嘗蒞斯邦依然棠
樹之人自是桐鄉之邑乃以庚申歲遷奉松檟卜兆於

鸑岡之陽敢言折臂之祥顧占維桑之地明年復以主事再至山中祠虛皇於游帷之宫投龍簡於天寳之洞所經靈跡實與幽尋又是山有寳光初至之夕仰見於中峯之上下至山麓倏忽聚散狀如野燎而精明眩目不可正視澗中有盤石石有三藥臼歲端午日未曙前常有擣藥之迹餘滓在焉水流至此甘香如蜜取以灌漱心府瑩然斯皆載於舊經親所覆視者也此山登宸之士接武而洪崖為之冠列仙之墟連屬而洪井為之

宗然則閬風玄圃之在人間者也宜其篆刻金石永齊穹壤鄙儒不佞敢作銘曰江之右楚之區崎靈岳爲仙都洪井濵鸞岡隅建清宮應真符𢌿而興神之扶宮既成道既行校三官朝百靈集景福薦皇明復淳化遂嘉生億萬年流頌聲

驪山靈泉觀碑銘

葢聞邃古洪荒既表大庭之庫皇猷炳煥亦尊軒后之臺是知聖揩相因比千年於旦莫質文迭用歷三正以

循環斯之謂至公斯之謂不朽頌聲所作冊府存焉若乃天地絪緼陰陽孕毓神臯天府奠為王者之居靈液甘泉出奉聖人之用丹甑不炊而自熟温谷不爨而自燃神妙無方所以存而勿論蕩衺難老所以酌而不竭矧夫西都舊國東井垂芒終南太乙寓其精洪河清渭均其潤湛然神井冠此崇址據九州之膏腴備萬乘之湯沐固可以筌蹄衆壑畎澮百川猗歟無得而稱已在昔唐之方有德也禀包壺之道訓受羊角之禎符奄四

海而為家綿六葉而愈盛教宗玄默心寄窈冥卷領結繩幾致華胥之俗鳴鑾弭節常從汗漫之期輿馬之音朝行而夕至玉帛之會天動而雲臻孝惟奉先仁不忘本乃於山之北趾建華清之宮玄元之御當陽而玉瑩五聖之像列侍而星環别舘離宮連甍接棟朝元長生紀其號霓裳羽衣播其聲至誠所通純嘏來應太平之運五十斯年三代已還未始有也及夏庭兆釁戲水挺災因壘之亂雖平厭世之游遂往金莖露掌但有餘基

黄竹雲謡寥無嗣響而歸然真宇儼若清都同光中初殄國讎永懷舊物載賡成制肅奉玄科因改命曰靈泉之觀芝泥龍簡時修精禱之儀雲錦鳳羅歲度勤行之士是知豊功盛業將歷運以有遷道捷玄關與虚元而共久累朝寅奉五紀於兹素雲紫氣以常霏白鶴青牛而狎至國家朱光繼統緑字膺圖受白環於龜山得玄珠於赤水雖三秦父老猶牽望幸之心而九服蒸黎重覩開元之日信皇天之輔德諒百禄之咸宜道士武又

玄沖氣內充仙才外挺紀綱道任啟煥靈場薦享惟嚴羽儀若舊琳房浴殿如清蹕之時巡絳節珠旛想丹輿之下降幢幢御路奕奕宮牆或乘軺建節之賓或觀藝探書之客陟瑶壇而增肅瞻玉座以長懷盖仁風之所被者深故遺德之所加者遠是宜播為雅頌告於神明敢摛紫素之文恭鏤茗華之玉其詞曰天地之氣宣以名山陰陽之英融為温泉聖人用之益壽延年同出於道同謂之玄遡矣伊唐蒸哉六葉河圖帝籙鴻勲大業

天秩孔明真符屢接雲蓋華亭芝房熚熚歸功聖祖迺建道宫周垣繚野反宇凌空孝思不匱道德惟公希夷有象肸蠁宜通數有推移世分今昔屹爾雲構依然聖迹藹藹修林湯湯神液脩物莊嚴百祥繁錫至哉坎德效此坤珍配靈上藥薦祉真人㝠升自遠遺烈長新思玄之老頌德之臣㝠懷靡所用勒貞珉

洪州延慶寺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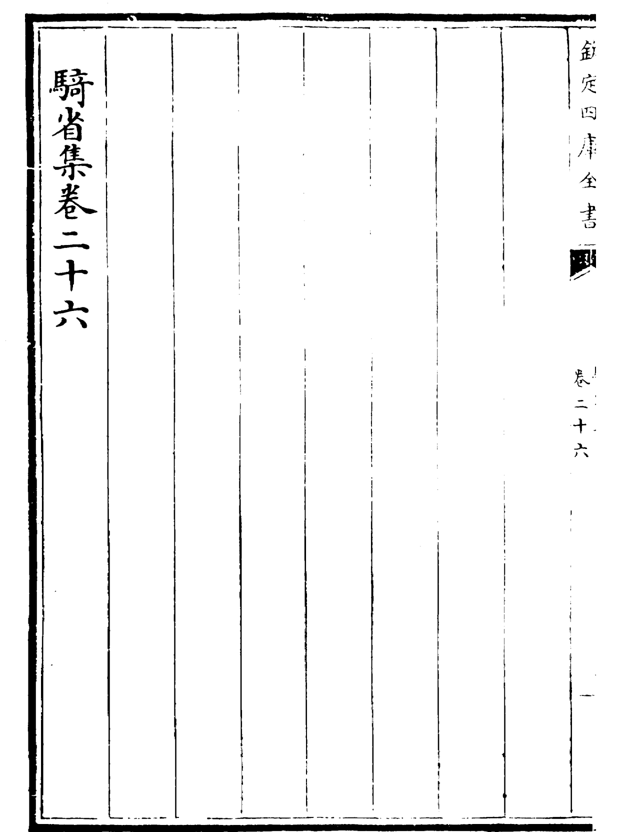
若夫名區勝境真靈之所徘徊通都大邑游居之所走

望故其府朝之制度里閈之延袤宮廟壇墠之肅禋祀薦享之嚴無不及焉必可觀也豫章古郡通楚要津萬靈所宗百寳攸集龍劍之氣炳耀於列星金冶之精騰光於峻岊飛錦帷於仙舘植鐵柱於重陰方志所傳竒蹤可見而故老復言晉元帝即位之歲郡人有耕於東湖之艮隅者獲瑞像焉其髙三尺其狀殊異守臣上啟詔立寺以處之歳紀迭更薦奉無絶至唐大和三年文宗皇帝以夢寐通感特詔修崇有僧普願者率勵衆力

創造飛閣極高明之制盡臨觀之室瞻仰之徒勝賞仍在會昌沙汰旋更殄夷時有寺主僧神確躬奉瑞容瘞於堂下大中改制將復修完神像堙沈求不可得而靈迹所在羣心未忘咸通二年連帥嚴譔表請重建因紀誕聖之節署為延慶之寺子來之力堂構如初廣明中巢寇亂常羣盜蜂起三災所及寺復焚如光啓二年廉使王師甫即其故基又加營繕自時厥後百載於兹市朝屢更興廢不及名人上士增飾相因國家奄有寰區

普愜教法人識修心之要家懐祈福之誠此州之人素
多尚信千里之地頻致豐穰户有餘貲居多暇日監寺
僧智清勤行其道時省其庸推誠以化人節用以成務
峻其卑庳緝其傾頽改作正殿及廊廡共七間趎楹廣
厦雕甍藻棁瑣窻洞户珠網金鋪蹇嵯鴻紛深沈煥爛
厥政備矣能事畢矣觀其康莊旁達閭伍綺分西則崇
山隱天烟霞韜映乎其上前則平湖彌望魚鳥翔泳乎
其中雖復觀雉接連車馬回合蕭然人外自逺世紛信

乎棲息之場習靜之地也僧契縁攝贊其事不朽是圖伐石為碑以文求我銘曰至哉玄䝉邈矣坤珍凝為異像以祐斯民靈心所格精舍攸因其神或隱其迹寧淪廢興在運啟煥由人有美清師勤行其道彼都人士服義承教率是衆力完斯廟貌祕殿穹隆層軒窈窕勝事精嚴丹誠至到名山雄雄大江溶溶五侯之國千里之封靈場隱軫道氣明融神明所相有感必通刊名法宇永播無窮



騎省集卷二十六